



怀念手写时光

□马亚伟(河北保定)

我有多久不在纸上写字了?习惯了电脑打字,渐渐疏远了纸和笔。偶尔提笔写几个字,写出来感觉也不对,就像面对自己拙劣的作品一般不忍直视。

很多人把用电脑写作叫作“敲字”或者“码字”,我总觉得这两个字带着一种莫名的轻视,“敲”或者“码”就像搭积木的游戏一样,是不怎么走心的。文字从心尖流淌到指尖,再流淌到笔尖,才真正带了温度和感情,是名副其实的“写作”。有些老作家仍然习惯先把文章写到纸上,读这样的作品我总是心怀虔诚,仿佛面对的是手工精心制作的艺术品,这是流水线上出来的东西无法媲美的。

我对远去的手写时光充满怀念,像怀念生命中某一段情深意浓的岁月一样。

手写时光的美好,在于在笔墨纸砚的相濡以沫中营造出文字之花,所以那样的时光

是芳醇而浪漫的。笔墨纸砚,多么像温馨和谐的四口之家,彼此依赖,互相成就,共同打造属于文字的传奇。学生时代,我练习书法,临摹的是柳体。每次练字前,我都要细细准备一番,笔墨纸砚样样齐全,然后摆开架势写。同学笑我:你呀,恨不得焚香净手之后再写字,难道是在练功吗?还要摆出姿势来酝酿情绪?我笑。那种静静写字的心境你体会过吗?一笔是一种沉淀,一画是一种表达,写着写着,心就变得无比宁静,即使全世界都是喧嚣的,你的心在纸与笔之间却是安宁的。物我两忘,唯有纸页上的字在龙蛇走笔。

后来,我很少写毛笔字了,钢笔和圆珠笔用起来更便捷。那样的书写,同样也是美好的。我有时静坐在窗前,望着外面的风景,写下自己对自然和世界的感悟。经常地,一句带着色彩和温度的话,从心

头涌到眉头,我灵机一动,让这样的句子从指尖滑落到笔尖,完成一段细致描摹,或者一段心灵物语。文字如花,在纸页上轻盈而开,墨香瞬间飘逸。雪白的纸页上,我书写的文字精巧而灵动地舒展着。文字的魅力,书写的美好,让我心生愉悦,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,就是有书可看,有字可写。每天嗅着墨香,日子都会变得清雅芬芳。

即使是简单地用笔抄写,也是那么美好。我喜欢在卡片上抄写自己喜欢的诗歌,有时还会送给别人。我在贺卡上抄写席慕蓉的诗句:如何让你遇见我,在我最美丽的时刻。为这,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……横竖撇捺之间流淌的是少女隐秘的心事。我把贺卡偷偷夹到他的书里,希望他能被我的字打动。那一个个清晰娟秀的小字,何尝不是表达婉转的心意?我还给同学写: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

的笛,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……我们凭着亲手写在纸上的字,鸿雁传书,心心相印。“云中谁寄锦书来,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”如果没有那些美好的手写时光,又怎能体会如此美丽的情怀?

手写,真的是一种温柔的艺术。手写出来的字,带着手的温度和心的温度。可如今,纸和笔正在慢慢退出我们的生活。但无论何时,别忘了偶尔拿出纸笔,享受一下美好的手写时光。

端坐在书桌前,手执一只细细的笔,面前展开雪白的纸张,把千丝万缕的深情化作轻盈灵动的横竖撇捺。一横坦诚,一竖磊落,一撇洒脱,一捺飘逸,写着写着,人就安静下来了,美好的情怀充盈心间。白纸黑字,成就一段美丽时光。

怀念手写时光,那些纸与笔共同营造的美好,永远留在生命的书页中……

微历史

1001.满汉一统

看清官剧,常常有大臣自称奴才。其实,按清朝的规矩,只有满族人才允许自称“奴才”,汉臣只能称“臣”。在满人看来,奴才显得像是自家人。汉人却认为奴才有侮辱意味。公元1910年正月,宣统皇帝下诏:“预备立宪,宜化除成见,悉泯异同。自今满、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,一律称臣。”

1002.慷慨高歌

公元1910年三月,革命党人汪精卫、黄复生、罗世勋在北京预谋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,埋设炸药时因路人举报而被捕入狱。汪精卫在狱中写下了的著名诗句:“慷慨歌燕市,从容做楚囚。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。”审讯时,时任北京警察厅长章宗祥(五四运动时被打)为汪精卫的辩才所折服,汪精卫竟然没被处死刑。

1003.议会雏形

公元1910年九月,清朝资政院(议会前身)在北京西城区举行成立大会,摄政王载沣(宣统皇帝之父)亲临祝贺并致词。十月,面对改革呼声,宣统皇帝下诏:希望各有关部门抓紧筹备,三年后成立国会,实行宪政。资政院提出建议:明年即可召开国会,并请剪发易服。皇上回复:时间太仓促,来不及准备。

1004.革命风暴

公元1911年(宣统三年)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。一方面,清政府确实在缓慢地推进改革;一方面,革命党人加快了武力夺取政权的步伐。三月,黄兴率众在广州一把火烧了总督府;六月,革命党人刺杀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;七月,四川爆发护路运动,令清廷震惊。九月,湖南新军起义,陕西新军起义……

1005.武昌起义

1911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爆发,敲响了清朝的丧钟。起义军迅速掌控武汉三镇,湖北军政府成立,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,改国号为中华民国。一时间,山西新军起义、江西新军起义、云南新军起义……大清朝陷入风雨飘摇。当月,宣统皇帝下罪己诏,解除党禁,大赦政治犯,允许革命党人依法组建政党,但为时尚晚。

1006.民国初立

公元1911年十月,全国各省纷纷独立。资政院建议改用阳历,并允许臣民自由剪发,宣统皇帝下诏:完全同意。十二月,宣统皇帝命袁世凯赴南方与革命军谈判,达成溥仪退位协议:暂居故宫,仍用皇帝尊号,民国政府每年提供400万两的费用。1912年1月1日,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就职临时大总统,中华民国正式成立。(老白)(全文完)



秋雨初歇捡豆芽儿

□梁永刚(河南平顶山)

在童年的记忆中,收罢秋庄稼后天气便开始转凉,淅淅沥沥的秋雨一场接着一场,连绵不断,氤氲的水汽弥漫在天地之间,仿佛伸手抓一把空气都是湿漉漉的。在雨水的滋润下,乡间的土路也变得格外泥泞,黄泥巴粘着人脚,也系着人心。乡下有个说法“一场秋雨一场寒,十场秋雨要穿棉”。随着天降甘露,散落在豆地里和打麦场上的黄豆经过雨水的浸泡,圆滚滚的身体发胖了,风儿一吹,顶破了薄薄的一层豆膜,冒出了水灵灵鲜嫩的芽儿。此时正是挎着竹篮去捡拾黄豆芽儿的好时候,这种黄豆芽儿野性十足,土生土长,很受乡亲们青睐。

印象中,拾豆芽儿去得最多的地方当属打麦场。过去,乡间打麦场的用途很广,夏季打麦子,秋季打黄豆。那时候还没有脱粒机,黄豆从地里收割后用架子车拉到打麦场上,

摊开晒干后用桑杈拍打。这是一种古老的脱粒方式,即便是反复拍打仍有不少黄豆被裹在豆秆里。农人们用簸箕把黄豆簸得干干净净后装进鱼皮袋子,又用桑杈挑着豆秆堆成垛,如此一抖一撒,藏在里面的黄豆便星星点点散落在豆秆垛的四周,几场秋雨过后满地都是胖乎乎惹人爱的豆芽儿,磁石般吸引着一拨又一拨的村人。

老家村子西南有一片肥沃且平整的土地,祖祖辈辈称之为“大块地”,一村庄的芝麻、黄豆、绿豆等经济作物几乎都种在那里。正所谓“焦麦炸豆”,成熟后的黄豆急于挣脱豆荚的束缚,遇火辣辣的阳光一晒,热风再一刮,豆荚炸开后黄豆便滚落出来。一大块地的黄豆从收割到装车,已经让农人们疲惫不堪了,很少人顾得上去捡拾那些散落在枯枝败叶里的黄豆。农人们

心知肚明,过不了几天,这些遗落在泥土中的黄豆便孕育出了新的生命,随着一场连绵秋雨的降临,摇身一变成为老少爷们舌尖上的美味。

一场秋雨过后,天刚放晴,门前屋后的大娘们便站在门外喊母亲去拾豆芽儿。母亲忙停下手里的活计,伸手取下房檐下的竹篮,忙不迭地走出了门。我们这些孩子于是也一窝蜂般紧跟在后面。雨过天晴,天蓝的像水洗了一样,清新湿润的空气混杂着泥土的气息,让人神清气爽。打麦场里堆放的一个个豆秆垛,经过雨水的冲刷,远远看去是一团团耀眼的金黄。来到麦场,大伙四散开来,低头仔细搜寻者,小心翼翼捡拾着。蹲时间久有些累了,一些爱开玩笑的婶子顺嘴说出几句俏皮话儿,惹得众人笑作一团,顿时腰不酸手也不困了。

回到家,母亲舀了满满一

盆清水,将竹篮里的豆芽儿悉数倒进去,一遍遍淘洗。母亲把佐料备齐全了,便开始生火,大铁锅里滋滋冒着烟,倒油、放上葱姜蒜,爆炒黄豆芽儿,一连串的动作被厨艺娴熟的母亲一气呵成。喷香的黄豆芽儿炒熟后被扣在大锅里保温。母亲又很快烙好了一沓子烙馍,虽然一半是白面一半是玉米面,仍是馋得我直流口水。开饭了,母亲给我盛了一碗玉米糝红薯稀饭,我迫不及待地从锅排上拿起一张余温犹存的烙馍平铺手掌上,熟练地卷上黄豆芽儿。一个烙馍卷儿眨眼工夫就下了肚,多少有了一些底气,接下来,我开始放慢速度仔细品尝,烙馍的柔韧和劲道,配上豆芽儿的清爽和醇香,简直就是绝配,大口咀嚼着,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快朵颐,以至于手中的烙馍卷儿吃完了仍是意犹未尽,唇齿留香。

@——投/稿/邮/箱

ycby2013@qq.com